唱歌的石林

王敦贤

初闻“唱歌乡”，便被它的名字所吸引——“唱歌”，用动态词作地名实在少见，何况如此曼妙！我怀揣好奇，专程去了趟四川通江，在县城稍事停留，便直奔唱歌乡而去。

出通江县城东行约4公里，溯宕水，经毛浴古镇，过圆池河上行，人烟渐渐稀少，道路渐渐狭窄，空气却鲜洁起来，风物也独特起来。其实，说是独特，若在上世纪50年代的乡村，也仅算作寻常。但如今已是新世纪，千篇一律的景致变得拘谨，当年的“寻常”多已改变。看着眼前这些恣意生长的藤萝大树、野草闲花，反倒独特起来。更何况有蛱蝶翩翩，鸟叫蝉鸣。半个多世纪前的故旧突然出现在面前，怎不令人格外欣喜呢？

“唱歌石林”俊秀挺拔 资料图片

车一直曲折地上行，鲜洁的空气中渐渐有了凉意。不久，我们就到达海拔1200米的麻坝——唱歌乡的场镇了。只见这里简洁干净，一条街直来直去。我迫不及待地问当地人：“这地方为何以唱歌命名呢？”

闻者一阵朗笑：“等你游完石林，便知道唱歌这地名的由来了。”

石林？唱歌乡还有石林？我们一行人且信且疑，沿着公路前行一里许，岔进了一条林中小径。随行的周乡长说，已经到石林边缘了。

话音甫落，我便感觉双脚像浸入了沁凉的水中。这“水”漫过脚背，漫过脚踝，漫过膝盖，愈来愈深。我像是一条涸泽中的鱼，游进了不曾奢望过的深潭。带给人如此美妙感觉的，是丰厚的植被，是浓浓的绿色，是凉悠悠的空气，是林中深沉的寂静。

我们最先看到的，是名叫“唐僧朝圣”的两座石峰，一峰酷肖人形，神态肃穆虔诚，倒真有几分去西天取经的唐僧的形象；数米外另一峰，高出“唐僧”一段，且宽阔厚实得多，两峰相对，这一峰显然是“圣”了。

前行十数米，闻听“仙女下凡”了。仰头望去，但见几座形状各异的石峰中，一峰茕然卓立，俨然一古代仕女：云髻峨峨，身材修长，体态婀娜，看那超凡绝尘的神态，被惊为天人便不足为怪了。

这里高高耸立的石峰有数十座之多，它们大多孤峰独立，余皆三五成群，但却互无交集，各显独特风骨。所有石峰底部林木翠笼，而其上数米或十数米又都了无挂碍，骨相峥嵘。偶或，寸草不生的石壁间或绝峰顶，一个个“悬念”置于其上。那悬念，便是一丛灌木或三两株古松。

到这里，我们才得知，“唱歌石林”是川东北独特的自然石林景观。漫山青翠中奇石林立，拔地而起的石笋错落有致，相映成趣。

若把仰望的姿态变为平视，则是另一番景象。这片石林区域内尽是奇石巨石，与卓然挺立的石峰、石柱一样，参差错落，形态万千。不同的是，这些奇石巨石大多被苔藓、藤萝覆盖，本没有生命的石头，竟显得生气淋漓了。

这里还有如此多悬垂、交缠的古藤，如此多珍稀树木！古藤不知其名，树倒认识几种：红豆杉、银杏、三尖杉、巴山水青冈……尽都是些古老树种。我们正感慨这片原始古朴的地方尚未被人惊扰，迎面却看见了人迹。不过，不是今人，而是古人。

一道条石堆砌、高约丈余的寨墙，赫然出现在眼前。寨门两边刻有对联，联云：寨上曾纳三千将，朝内争先百万兵。原来，这里曾是一支义军的大本营。进入寨内，点将台、演兵场、烽火台均保留了当年的原貌，巨石上所凿的椭圆形水池直径两米，竟没有时光磨损的痕迹。

相传，白莲教的著名首领中，冉文俦、冉天元叔侄就是通江人。清嘉庆二年六月至嘉庆四年春，由他们率领的蓝号义军将大本营设于这石林境内，屯粮麻坝寨，凭险拒敌，无数壮士在此牺牲。这之后，每当三更半夜，附近村寨便可听到石林内传出的悲壮歌声，如倾如诉。这地名中的“唱歌”，即由此得来。

我本为探寻地名，不曾想这里还有如此奇妙的一片石林，石林内竟掩藏着原始的荒美，写满岁月的苍茫，存留悲壮的故事，缭绕历史的烟云。

从“深潭”浮出水面，耳边一直萦绕着歌声。几百年过去了，烈士的悲歌已不可闻，听见的是那鬼斧神工的奇峰异石吟唱的大自然的歌，是那石林内的古藤、大树、山花、野草、苔藓吟唱的古朴原始的生态和谐之歌。这悠徐的歌声如清冽的泉流，能够流到人的心灵深处；心灵深处一些被时代蒙蔽了的美好影像，便渐渐显现出来。

告别时，当地朋友要我留言，我提笔写下了：看唱歌石林，听石林唱歌。

石林景区内流水叮咚 资料图片

和顺看“和”

沈治鹏

春夏之交，我们结伴赴云南边陲小镇和顺。在这里凭栏远望，依山而建的古建筑群层层叠叠。抬头白云悠悠，俯首碧水潺潺。若不是身旁老妇人偶尔传来的叫卖声，还真以为置身江南水乡呢。

和顺位于云南腾冲西南4公里处，与缅甸接壤，古时地处西南商道要冲，有600余年开发史。小河绕村而过，后人为取“士和民顺”之意，雅化为今名“河顺”。“远山茫苍苍，近水河悠扬，万家坡坨下，绝胜小苏杭。”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民国元老李根源先生眼中，和顺柔美悠然。

邂逅这世外桃源，我们兴奋不已。“那边河上怎么有亭子？”有人惊奇问道。

“是洗衣亭，这类建筑在中国独一无二。”当地人说。原来，和顺的男人们常年在外，虽说风餐露宿，但挣得少的也能养家糊口，做得好的则富甲一方。他们纵然腰缠万贯，仍念及妻子养儿育女的艰辛和侍奉公婆的不易，便专门在河上修了十几座洗衣亭，为妻子遮阳避雨，聊慰于心。

如此深情的建筑，这般温暖的关怀，即使是铁石心肠，恐怕也会顿生柔情。

我们告别小桥流水，一不小心，又掉进了时光隧道。

走向高处俯瞰，才发现千回百转的小河对古镇是多么依恋。河流呈马蹄形，小鸟依人般环绕小镇蜿蜒流淌。极目远眺，广野平畴，杨柳含烟，荷塘飘香，亭台楼榭与名山秀水交相辉映。

这里的民居多为明清风格，一些门牌坊和祠堂保存完好。徜徉在一座座古刹庙宇、精美祠堂、古朴民居之间，有恍如隔世之感。这座连骨子里都散发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古镇深藏于西南边陲，着实让人惊诧。

这里的穹楼子老宅建于清朝中期，主人叫李德清，因经商有道，创立了中国近代少有的“跨国企业”。修建房屋时，他没因富甲一方而目空一切。在地形限制下，为给乡亲行路方便，便将房屋修成弯曲状，故得名穹楼子。

进入庭院，整个布局紧凑灵巧。这里没有江南富豪的任性奢靡，也没有北方权贵的肆意张扬。李氏家族的居所建设，体现了睦邻友好理念——不炫耀、不突兀、不显摆，尽力含蓄、内敛、克己，融入普通百姓之中。厅堂悬挂的家训：和谐、和随、和融、和睦，透彻地诠释了儒道传家的精髓。清末时，盛极200多年的李氏家族为抗匪患捐钱捐物，保护父老乡亲平安。这种崇德向善、深明大义、知行合一的事例，在和顺还有很多。

跨出穹楼子，我情不自禁地回头望望穹穹的小巷，高原的斜阳泻满穹楼子低调的小窗。此刻，我幻想着有远古的老乡在窗口挥挥手，是说声再见，抑或是情真意切的挽留。我明白，虽人去楼空，但温暖的历史仍萦回在脑海。

夕阳西下，小河泛着金光，似在翻阅千年黄卷。春风拂柳，吹皱幽幽清波，天边隐约飘来天启般的歌谣——

自古道，富与有，眼前花柳，
财本是，公众物，有散有收。
你有如，留下那，银钱田亩，
何不如，积些德，世代不休。
……

河水悠悠地流淌，中华文明没有打烊。

题图：古镇的亭子 **新华社**发

人在旅途

纪录片《徐霞客》开播

本报电（王冠元）纪念徐霞客诞辰430周年暨纪录片《徐霞客》开播座谈会近日举行，来自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、中国徐霞客研究会、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与纪录片主创人员等齐聚北京，共话一代奇人徐霞客。

400多年前，徐霞客从位于江尾海头的江阴出发，为中国地理科学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今年是徐霞客诞辰430周年，在各方的推动支持下，历经半年多时间制作的6集纪录片《徐霞客》5月15日在央视播出，该片分为《寻江问源》《险中求路》《热海寻踪》《地学先驱》《探洞问奇》《发现丹霞》6个主题，共150分钟。摄制组先后奔赴云南、广西、浙江、江苏、湖南、福建等地实地拍摄，力求还原徐霞客当年远游的情况。

该片的开播为打响“霞客品牌”创造新契机，为提升江阴城市形象拓展新空间，为提振江阴精神增添新动力。据了解，江阴市还将在“5·19”中国旅游日前后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纪念庆祝活动。活动期间，《徐霞客游记》意大利文版将全球首发，海内外专家将齐聚江阴参加纪念徐霞客430周年公祭典礼并发布《江阴宣言》。

赛里木湖 五月花海

5月中旬以来，新疆赛里木湖开启“花海模式”，进入草原最美的季节，野百合、郁金香、格桑花、马兰花、蒲公英等数十种不同品种、不同颜色的山花将在整个夏季相继开放。

汪铁锁摄（人民图片）

沙海奇观月牙泉

罗昭伦

“就在天的那边，很远很远，有美丽的月牙泉。它是天的镜子，沙漠的眼，星星沐浴的乐园……”很早以前，我就听过这首名叫《月牙泉》的歌曲。虽然歌中描写的景致令人心驰神醉，但并未在脑海中幻化出它真正的模样。而当我有幸邂逅月牙泉时，它惊艳时光的韵味让人难以忘怀。

我们告别敦煌莫高窟来到月牙泉时，已是正午时分。在鸣沙山陡峭的沙海中，月牙泉像一个酣睡的孩子，静静地依偎在鸣沙山的怀里；也像一面镜子，乳白色的云朵在与天空对映的泉水中缓缓游动，五彩斑斓的水草漂浮不定。若非亲眼所见，无论如何也难以置信，在这漫卷黄沙中还有如此神泉，这满目荒凉中还有如此碧水！

古有“沙井”之称的月牙泉涟漪萦回，四周被黄沙环抱。月牙泉面积不大，粗略估计不过一个足球场大小。沙漠与神泉风雨同舟数千年，的确是一道绝美的景观。

当地民谚云：“月牙泉有三宝，鸣沙山的五色沙，泉中产的铁背鱼和七星草”。月牙泉四周长着浓密而茂盛的芦苇和茅草，泉南边是高低不平的沙坡台。相传当年唐三藏西天取经途经敦煌时，无边无际的沙漠缺水少食，白龙马已死，师徒几人快支撑不住了。观世音菩萨见此情景，从紫金瓶里倒下一滴金水，茫茫沙漠里瞬间出现一汪月牙似的清泉，师徒几人喝水后立刻转危为安。当地人说，泉里的七星草和铁背鱼，可医治疑难杂症，故此泉又有“药泉”之称。

当然，传说只不过寄托人们的希望与幻想罢了。月牙泉在荒漠中千年未干涸，着实是个迷。据介绍，月牙泉周围高耸的沙丘向下塌落，一到晚上，高原特有的悬殊温差会形成一个风道向泉里猛吹，绕着三面环抱的沙丘，成为一股强大的风流盘旋而上，再将四周塌落的沙又重新卷了回去。如此循环往复，年复一年，肆虐的风沙不知吞噬过多少“楼兰”，摧毁过多少良田，填平过多少山川，但月牙泉任凭“沙声吼如雷，声振数十里”，千百年来虽变得越来越苗条，却依旧碧波荡漾、风韵不减。

有人说，月牙泉是一泓静水，可以照见人的心灵；月牙泉是一个童话，可以启发人的想象；月牙泉是一处仙境，可以慰藉人的灵魂。我悄然走近它，但见泉水在阳光下闪烁着蓝盈盈的光芒；泉边水草丛生，垂柳婆娑，水光树影，相映成趣。

月牙泉美得像一位思念情郎的多情少女，令人捉摸不透；月牙泉像夜空中坠落的星辰，在荒漠深处熠熠生辉。如果说敦煌是某个帝王在途经茫茫戈壁时不慎遗失的皇冠，那月牙泉就是缀饰在皇冠顶上一颗耀眼的明珠。它是一个缥缈的梦，一个永远让人猜不透的谜。多少年来，月牙泉让每一个过客心驰神往，不胜醉意。

泉水无言。我坐在泉边，把自己遗落在泉里。微风吹过，细小的沙粒打在脸上，才使我清醒过来。说不出的依恋缠绕，让我久久不愿离去。真想投入月牙泉的怀抱，用它圣洁的泉水涤荡我心、安抚我魂，让我作虔诚的皈依。

途中，我们几人索性光着脚丫，围着泉边漫步。脚踩在湿漉漉的沙地，手掬一捧清凉的泉水，我的心微微颤抖起来：泉虽说是千年前的泉，但水还是千年前的水吗？纵观四周，沙山紧逼，苍凉的景色异常悲怆，迷人的绿色如此渺小。我甚至有一些担忧，沙漠与泉水的依偎共存，究竟能坚持多少岁月。看惯了太多生离死别的自然现象，难免让人忧虑感怀。

月牙泉啊，你是一朵烂漫的花，点染千古荒野；你是一只灵动的眼，放射青春光华。你是鸣沙山唤来的神、戈壁供奉的仙，你是蓝天的镜子沙漠的眼，你是生长在北国的一团液态火焰。你用那潋滟清波，洗涤着我身心的疲惫，解说着人间的酸甜苦辣；你用那飞扬的轻风，轻轻抚平人类的脚印，记录着大地的春夏秋冬。只要与你相逢一次，就会终生留恋。

葡萄、美酒、夜光杯，千杯万盏斜阳醉；阳关、西域、丝绸路，一路踏歌塞外游。离开月牙泉时，我下意识地拍拍身上的沙尘，因为在如此美丽的地方，我不愿带走那细细的微沙，哪怕是一粒。唯有记忆中的阵阵驼铃声，至今还在耳畔回响。

题图：月牙泉碧水与黄沙依偎相伴

王斌银摄（人民图片）

广告联系电话 65368772 6536874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：（8610）65003109 零售1.5元/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.80元 国内统一刊号：CN11-0066